

荒原



球迷现
Qiúmí xiànxìang

作家出版社

球迷现象

作家出版社

序

当作家荒原把《球迷现象》的手稿送给我的时候，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这当然不止因为我是个球迷，荒原书中就有我和我的朋友们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曾读到作者发表于《芒种》月刊八八年三月号上的同名中篇报告文学，那时我们就对作家及其创作的主旨有所了解，因而也就把荒原作为我们的朋友了。

今天，球迷的确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虽然不少文人都把笔触伸向这一领域，但我们总觉得不够味，说穿了还是感情上不无距离。读起《球迷现象》，我真就象盼足球赛早点开场，早点见到精彩场面一样。读完了还觉得兴犹未尽，真希望再来个“续篇”。

人无论从事什么，追求什么，总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球迷也是这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也有一种让我们无法理解的偏见。棋迷、戏迷、舞迷、歌迷、集邮迷，甚至鸽迷狗迷财迷都没有那么大的异议，而一提起球迷就立刻与“闹事分子”“害群之马”联系在一起，甚至被人深恶痛绝。可能是“5.19事件”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吧？殊不知，几年来球迷热情日趋冷落，已难再现当年中国队迎战科威特队那激动人心的观众场面了。难道这样社会就觉得安稳吗？中国的足球事业就会在“安定”中得到发展吗？

足球之所以骄傲地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它最紧张最激烈因而也最精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众多的观众和那歌号喧腾的壮观场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球星都在重复“没有球迷就没有足球”的名言。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被世人称为“礼仪之邦”，我们中国球迷爱足球，更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我们盼足球早日腾飞，是与盼共和国兴盛发达一致的。这也许是我们与西方球迷的区别所在吧。

中国拥有千百万球迷，这无疑是我们的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进步的一种标志。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作家们以其敏锐的感觉和思考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近两年来，象《强国梦》、《中国体育界》这类以体育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了好几部，最近中国体育报举办的第三届红光杯征文的十四件获奖作品中，就有四件是写球迷的。

在这些“体育文学”中，《球迷现象》则独辟蹊径，它从现象学的角度对球迷问题进行文化的思考和把握，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会通过自己的思考，对球迷现象获得新的认识，不致于在众说纷纭中仍旧忽视这股社会进步力量！

黄祖钢

目 次

| | | |
|------------|---------------------------|------------|
| 篇前篇 | 纷纭时代 | 1 |
| 第一篇 | 轨迹：5.19—5.20—10.26 | 6 |
| | 5.19——一座灰色的里程碑 | 6 |
| | 5.20——戴枷锁的究竟是谁？ | 17 |
| | 10.26——球迷风潮的背后 | 29 |
| 第二篇 | 球迷：中国的黑社会吗？ | 48 |
| | 球迷协会会长是什么角色？ | |
| | 上海滩上的许文强吗？ | 48 |
| | “东北虎”的宗教式热情 | 59 |
| | 为什么要唱《济公》？ | 78 |
| | 中国球迷的东方色彩 | 83 |
| 第三篇 | 现象分析（上）：球·人 | 100 |
| | 足球的性格 | 101 |
| | 是谁主宰着足球的命运？ | 113 |

| | | |
|------------|----------------------|------------|
| | 来自心灵的激情 | 130 |
| 第四篇 | 现象分析（下）：今天·明天 | 151 |
| | 足球上下——权与钱 | 151 |
| | 球场内外——心与法 | 164 |
| | 绿茵公司与中国第一批职业球迷 | 184 |
| 篇后篇 |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 205 |

篇 前 篇

纷 纷 时 代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在把自己的形象重铸于亚洲大陆。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东方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正处在艰难痛苦并因之而神圣荣耀的蜕变更生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从民主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从“一大二公”和“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挣扎过来的、从拨乱反正以后的新时代扶持起来的——三代中国农民首先投入了经济改革的洪炉之中，让他们在谋取祖先梦寐以求却终未实现的维持温饱的同时，逐渐省识什么是农民的真正身份。继而进行的城市改革似乎又一次实施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战略，也使中国第一次自愿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接着，这个坚强伟大的政党开始忍痛割除自身痼疾，政体改革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以彻底变更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形态的划时代之举；从而在地球上整个共产党世界改革大潮的奔涌中，第一次率先作出与人类文明进程相顺应的根本性选择，探索着治理国家领导民众走向幸福的新出路。于是，古老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与

纷乱景观，各种思潮各样事态争奇斗妍，令人目不暇接措手不及。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无法静观宏微，经济学家仓促地把马恩经典搬来，却连自己也不愿再做那些不合时宜的注释，伦理道德学者面对当代人五花八门的价值观念有如一脚踏在传统法则的悬崖而另一脚伸向虚幻的空中，现象学学者则忙不迭地寻找或归纳：合资现象、租赁现象、高消费现象、特权现象、学潮现象、哥们现象、嬉皮士现象……

很多人在高度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丰功伟绩的时候，忽略了既得利益之外的另一个方面——它使得中国人同地球上的一切民族平等起来，从而使中国人第一次取得了人的全部资格。经济的活跃和振兴导致了人们对做人权利与资格的强烈渴望，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人们这种渴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爬出贫困深渊的中国人可以同别的民族一样拥抱自由的阳光，让人的本质更多地体现于富有个性的精神生活之中。许多现象都是在这个焦点上百川归海。笔者要报告给大家的“球迷现象”也从这个焦点上投射出来。

球迷，这是个不止于值得形诸笔墨的现象——或者不止是现象。

如果你知道风起云涌于中国大陆上的球迷狂潮是在八十年代中国怎样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生成的，如果你知道它决不仅仅是个体育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经济现象道德伦理现象总而言之是文化现象社会综合现象，如果你知道这种

难于一概而论的现象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远非大洋乡起义和文化大革命可比，如果你还知道这种现象是在短短几年间只凭借一只足球为连接纽带就拉起了千百万之众，你的眉头或许会象铅一样沉重，你那即将被笔者的记述和评介所鼓胀起来的汹涌激情会在理性十足的思索之礁上飞溅出伟大而辉煌的思想之花，你会感激这本小册子以及它的编者和作者。如果你本身就是球迷，你将象一个一生都劳作在海边而第一次潜进海底的人那样——惊喜而慨叹万分。

然而要描述并且分析这一崭新的现象并非一件容易事情。且不说对我的观点或者对球迷现象本身就不大喜欢的人们会指责毁骂，就说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必须写出的故事和状况之广袤之芜杂，也远不是我所能采访得完全记述得充分的。从延吉到昆明，从呼和浩特到广州、上海，到处都有球迷在“兴风作浪”，仅是沈阳、天津、广州、重庆、大连、北京、上海等几个球迷活动最盛的城市或地区，就有多少沉甸甸的故事！

“大而全”是不可能的，因而我决定采取“小而全”的方式，重点写一写沈阳球迷。

在沈阳——中国东北版图上最大的工业城市，林立的烟囱下，在努尔哈赤陵园与张作霖大元帅故府周围的大街小巷，在那个位于新中国改革最前列最富探索精神因而也最出经验的城市里，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世界不容置疑地存在着。

据一位权威足球迷抽样调查，今天沈阳城四百万人口中，至少有二十万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荣膺足球迷的桂冠，其中至少有五万人可以称为高级球迷或铁杆球迷。电视里转播足球赛时收看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球迷”这个概念在今天几乎成为迷恋足球者的专有名词。沈阳球迷人数之多，水平之高，影响之大，活动之热，堪称中国之首，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沈阳球迷有自己的协会组织，省市委和政府的领导人把他们当做重要社会力量与之对话。球迷已成为当今沈阳一个颇值得审视的既新奇又复杂的社会新构成。球迷闹事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而球迷的某些壮举又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楷模。球迷问题已经同足球一起挤入每个家庭的谈资。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中，有指责的，有担忧的，有恨之入骨的，有大加赞赏的，有浇冷水的，有添柴助燃的……

当我决定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好心的朋友们都给予我非常诚恳而冷静的忠告。他们推心置腹地好意规劝，就象阻止一个不知深浅的少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独自闯野狼出没的山谷。除去不希望我来“凑热闹”（据说好些人都要写球迷）以外，便是使我相信写这样的东西要么象喝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要么就象去开掘杀人犯心灵美一样荒唐而危险。是啊，你可以写“十三大”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写中美合资企业受到哪些限制出路何在，写党的各级干部如何说服自己或强迫自己或怨怨咧咧或忧心忡忡，写个体劳动者何以最少顾虑最乐观勇敢成为一个新兴

阶层。如果你有大本事还可以写海湾之战、美苏中导协议、南朝鲜大选、菲律宾政局、越柬问题等等。

把缠住我笔端的粘丝剔净的是我这部书的主人公们。他们使我想起一位西方学者的名言：永远不要高估民众的知识，永远不要低估民众的智慧。如果那些球迷真的如人们所说是些穷极无聊附庸风雅不务正业聚众闹事没文化之徒，那么现今穷极无聊附庸风雅不务正业聚众闹事没文化的非球迷也并非绝无仅有。我们不妨认真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穷极无聊附庸风雅不务正业聚众闹事没文化的。如果“球迷现象”果真具有某种报告的价值，观人风者愿得之，那么我就算是个受历史委派的报告人吧。

这差事肯定值得干。

第一篇

轨迹：5.19—5.20—10.26

5.19——一座灰色的里程碑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开端。当“球迷”第一次作为松散的社会群体的概念为中国大多数公民所铭记心中的时候，他们同时也记住了1985年5月19日这个不幸的日子。就这样，中国球迷在大规模兴起的一开始，就与“闹事”联系在一起，就被毁骂以“损伤国格”的“害群之马”，以致人们一提及球迷便十分自然地联想到游行、砸玻璃、打骂、不文明的呼喊、疯癫状的表情……

球迷——社会的恶势力！

实在说，这不能过于责怪人们的忿恨。由于种种原因，球迷在他们成长伊始便用自己的轻率粗野等弱点遮掩住了他们有可能是极为伟岸的性格——特别是在我们的报纸和所有宣传机构严厉的多少有点小题大作的宣传之后。

三年过去了，向文明与自由又跨进了一大步的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宽容与兼容。今天回头再看一看当年的情景，看一看以北京工人体育场为核心以及后来散布于中国几十个大城市的球迷风潮，我们可能会冷静一些。

也许，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人怎样也无法理解：为一只小小的足球，何以会有那么多人叫破了嗓子中了魔症一般，何以踢球的人还没有怎样看球的人倒要死要活地或悲怆或极乐。很显然，年龄和时代使得那些中国人缺少了这一珍贵和幸运的机会。

对于 1985 年 5 月 19 日晚上那场比赛的情况，翌日《体育报》头版有一条最详尽因而也最权威的报导：

中国足球队一比二输给香港队 失掉小组出线权 冲出亚洲再落空

19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的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东亚赛区第二小组第一小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以一比二负于香港队，失去了小组出线权。香港队以六战五胜一平（积十一分）的战绩，将代表该小组同第二小组第二小组的冠军日本队，争夺第二小组的头名。

中国队在九十分钟的激战中，攻势比香港队强，射门次数虽比对方多（主要是远射），而利用短传配合的进攻不多，对对方威胁不大。下半时香港队在攻入第二个球后，才打密集防守，这时中国队员显得过于急躁，采用吊冲之法破密集而毫无所获。中国队全场获罚十一次角球，只有贾秀全头球攻门偏出，另外十次角球未能给对方造成威胁。中国队以打两边进攻为主，古广明、

杨朝晖虽有一些漂亮的传中球，但队员在门前包抄、抢点、头球等方面技术逊色，组织不起有效的攻势。

香港队背水一战，只有赢球才能出线，所以他们一开场就奋力和中国队对攻。第十八分钟，香港队在中国队门前二十多米处获罚任意球，由十四号张志德主罚，球越过人墙擦横梁飞入网中。中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奋力反击。战至第三十一分钟，中国队杨朝晖一脚远射，门将扑球脱守，李辉在门前六米处补射入网。上半时双方踢成一平。

下半时，双方运动员在蒙蒙细雨中继续对攻。第十五分钟，香港队十一号刘荣业带球突破至中国队禁区，中国队两名队员在门前约七米处倒地铲球，球弹向大门左侧，香港队十九号顾锦辉及时跟上，迎球劲射，门将路建人扑救不及，香港队再下一城……

如今回忆起这曾使人动魄惊心的一幕，总难免有点儿时过境迁之感，总有一股别样的滋味悄悄鼓涨在心头。这一天，被称之为中国足球史上的“蒙难日”。

就在这天晚上，从容纳八万人的看台上都进场内三千多个软包装汽水瓶，面包块、砖头、水果不计其数。国家队只要跟香港队踢平就稳获出线权，而在以前的较量中香

港队从未胜过国家队。一星期前，就在这块草坪上，国家队以六比〇痛痛快快打贏了澳门队，可谓士气正旺。今天又是占的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全了，怎么竟出现这种结局？“中国必胜！进军墨西哥！”“天津球迷进京助威！”“古仔加油进球！”“中国：香港，2：0”，所有这些凝聚着球迷热望的巨幅标语一时间都在惊愕中窒息。终场笛声响过，人们似乎并没有听到，仍然在一股劲地狂叫：“中国队，加油！加油！”球场内，中国队的队员正垂头丧气地走向场边。不知所措的球迷忽然间清醒起来：比赛已经结束了，堂堂的国家队，一个将近一亿人派出一个代表的球队事实上输给了弹丸之地的香港队。人们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后骚动了，他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中国队不久前不是还战胜过进入欧洲杯八强的匈牙利劲旅——维多顿队？报上不是说，中国队的实力要比香港队强得多么？几天前的比赛，中国队不是用六比〇的巨大战果“教训”过澳门队么？一个强队怎么会输给一个弱队？过高的期望和现实的不相符合，使失望沮丧的球迷们沉不住气，干起蠢事来：玻璃瓶和饮料罐雨点般地扔向场内，有人狂呼乱叫，有人聚到街头，翻汽车出气……

于是，一场体育骚乱竟成为中国球迷的一座里程碑。

作家刘心武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写：“几万人的情绪浪潮朝几个方向流动。以上述‘地地道道的球迷’为核心的一支人流涌向国家队的退场口，他们是一支悲壮的队伍，为首的几个人据说有的鬓发已经斑白，他们哽咽着向阻拦他

们的民警恳求，要国家队教练曾雪麟出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股人流都是些纯净的文明球迷，但越处于这股人流外围的看热闹者越盲目，他们看到民警在劝导前面的人退场，于是出于一种反驯服心理（他们觉得自己的情绪是正义的，并且前面的人一定是为正义冲锋陷阵的勇士），便发出一片嗷嗷嗷的起哄声。本来国家队退场时已有无数塑料汽水瓶掷向他们，这时也有个别狂热分子以为国家队的人已出来答话，便补掷着东西，也不知是谁带的头，这一群体的平均素质使他们齐声以最不堪入耳的呼叫发泄出他们的愤懑：‘国家队，×××！曾雪麟，×××！’另一股盲动的人流，主要把狂怒发泄到香港队身上，当香港队在绿茵场上狂喜过后，准备退场时才发现，他们已处于‘飞矢阵’的包围之中，于是保护他们的工作人员便带领他们取道主席台旁的台口退场，也不知他们手中怎么都有了一把雨伞，他们以伞为盾，突围了两次才撤入休息室。工作人员原以为主席台旁可以避开‘飞矢’，因为主席台后的17、18、19看台的票不是任球迷自由购买，而坐的都是‘有组织的观众’，但偏偏那天唯一的‘流血事件’便出于兹。一只玻璃汽水瓶从17台上掷下，恰中港队球员张家平，他举手一挡，唇边和手指均被划破。再一种心理冲力直截了当地针对着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民警们本是准备对付因胜利而爆发的狂欢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没想到最后所面临的却是因惨败而狂怒的浪潮，这就使他们疏散人群的工作更加困难。心里蹿着火苗、冒着浓烟的球迷们一边

拥向场外一边跟民警起哄，于是首先发生了失却理智的球迷砸碎体育场出口旁窗玻璃的事态……”

然而任何的文字在具象的事实面前都显得笨拙低能。几千年来，文字更主要的是用来表述智慧优胜者的思想结晶。刘心武无疑属于这等智慧优胜者。他这样写道：“5.19事件既单纯又复杂，既复杂也单纯。单纯，在于这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超政治、超道德的全人类共有的竞赛狂热的大发作。复杂，在于它其中又糅杂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沉淀，我们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变动的心理投影，我们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一代人文化教养的惊人低落，我们社会生活中所提供的情绪发泄渠道的贫乏，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所诱发出的个性解放的势头，以及对这种势头缺乏分析研究所派生出的简单化的逆向压抑……”

事实上，比作家更认真因而也更高明的议论文大有人在。从事发第二天上午开始，全中国的舆论工具都在沸沸扬扬地议论，论题无非是两个主题：一是中国队为何会输，一是球迷闹事。而后一主题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许多议论言辞激烈，《体育报》说这是“少数害群之马给中国人丢了脸”，“有损国家声誉”，“对于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那些不法分子，广大群众齐声称好，并要求司法部门依法从重从快地处置情节恶劣的肇事者”。新华社电讯也在历数了一帮“害群之马”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和财物的行为之后，用这种口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數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